

“互文”视野下的《孤独者》的想象空间

吴翔宇^①

(武汉大学 文学院, 武汉 430072)

摘要:《孤独者》是篇内涵很丰富的小说,在“互文”的研读视野中,文本内三个人物的“孤独”命运形成互文式循环;魏连受与鲁迅其他小说的人物构成了互文式“孤独者”谱系;《孤独者》对“魏晋名士”、“零余者”这两个前文本进行了互文利用;文本中关于“孩子”话题的讨论与鲁迅“孩童观”发生了互文引证。在共时和历时的网络体系中,在此文本与他文本、文本和文化语境的相互指涉和映射下,建构起多维度的语言形象、文本语义结构、互文符号范式。

关键词:《孤独者》;互文;语义网络

结构主义认为,一个文学文本相当于一个能指,一个词,它是对某个所指、某个对象的表达。索绪尔认为能指与所指是“一页纸的两面”,不可截然分开。罗兰·巴尔特从符号学的角度指出字词(能指)在表达对象(所指)时,不可能说出对象的所有方面,“任何一个词都不会由于自身而显得富有意义,它刚好是一个事物的表达符号,它更是一种联系的途径。它远没有潜入一种与它的构图共存的内在现实,而是一种说出就向其他字词,形成一种表面的意向链。”^{[1]83-84}这样词与词之间的关系就有了互文性,它们相互参照、相互衍射。关于“互文性”的概念,法国学者克里斯特瓦在《封闭的文本》中予以精辟的定义:“我们把产生在同一个文本内部的这种文本互动作用叫做互文性。对于认识主体而言,互文性概念将提示一个文本阅读历史、嵌入历史的方式,互文性的具体实现模式将提供一种文本结构的基本特征(‘社会的’、‘审美的’特征)。”^{[2]19}可见,任何文本都是不自足的,在文本“置换”的互动中,文本对社会历史阐释的意义就更加深广。

研究鲁迅的小说《孤独者》时,如果我们跳出既定的“启蒙思维”框架和单文本的孤立细读,将人物形象置身于丰富多彩的文本内外的语义场中,能将遮蔽了的文本内部、文本间、文本和文化语境的“语言形象”重新激活起来。本文试图突

破传统的以“人物形象”的塑造反映社会现实的惯用手法,在对文本进行互文式语词研读的基础上,探索《孤独者》是如何在复杂的语词能指中建构起具有自身辩证法与社会性对话的“语言形象”。巴赫金认为:“小说修辞的中心课题便可概括为:如何对语言进行艺术描绘的问题,语言的形象问题。”^{[3]123}用巴赫金的话说,在语言形象的周围发生了“巴比伦式”的混乱,在文本间互动交流的“混乱”中,渗进了种种意向和语调。由此,社会他者语言、词间意义、意象等方面进行了组织和装饰。在一个运动着的语义空间里,文本参与广大社会问题的讨论的深广意义就凸显了。

一 文本内人物“孤独”命运的互文循环

就《孤独者》而言,“孤独者”这个文化意象是由祖母、魏连受、叙述者“我”命运重复而产生的多个个体文本互文、指涉来完成的。文本以“以送殓始,以送殓终”为情节线索颇有意味,祖母一生孤独,她是父亲的继母,终日在家里做针线活,无论魏连受怎么高兴地在她面前玩笑,叫她,也不能引她欢笑,所以年幼的魏连受感觉她冷冷的,和别人的祖母们有些不同。后来魏连受也疏远她了:“看久了终日终年的做针线,机器似的,自然免不了发烦。”祖母死后,领受了空洞而实质冷漠的葬礼。魏连受是祖母的孤独命运的继承者,叙述者“我”偶尔提起的那个“独头茧”的比喻,这个不经

① 收稿日期:2007-10-30

作者简介:吴翔宇,男,湖南平江人,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

意的比喻让魏连受感到自己与祖母命运有相似之处,他说过:“我虽然没有分得她的血液,却也许会继承她的运命。”“将她的一生缩在眼前了,亲手造成孤独,又放在嘴里去咀嚼的人的一生。而且觉得这样的人还很多哩。”魏连受的命运同样在叙述者“我”的身上形成了互文式的影响和再现,魏连受做了杜师长的顾问以后,叙述者“我”就再也没见过他了,但叙述者“我”的眼前总是有他的身影晃动和声音的回响:

我自己还是| 个儿童,在后园的平坦处和| 伙小朋友塑雪罗汉。雪罗汉的眼睛是用两块小炭嵌出来的,颜色很黑,这| 闪动,便变了连受的眼睛。

“我还得活几天!”仍是这样的声音。

同样,“我”也摆脱不了他的命运对自己灵魂的触动:“不知怎地虽然因此记起,但他的面貌却总是逐渐模糊,然而又似乎和我日加密切起来,往往无端感到一种连自己也莫名其妙的不安和轻微的震撼。”就像祖母去世使魏连受像一匹受伤的狼嚎叫那样:

忽然,他流下泪来了,接着就失声,立刻又变成长嚎,像| 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嚎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

魏连受的死也让叙述者“我”无法从一种沉重的东西中冲出,挣扎出同样的长嚎:

耳朵中有什么挣扎着,久之,久之,终于挣扎出来了,隐约像是长嚎,像| 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嚎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

重复循环的叙事功能主要是强调,用米兰·昆德拉的话来说:“如果重复一个词,那是因为这个词重要,因为要让人在一个段落、一页的空间里,感受到它的音质和它的意义。”^{[4]106}这个被重复而且久久萦绕的意象——“受伤的狼”隐喻的是一种反叛的精神被作为异类遭受攻击、驱逐而伤痕累累最终死亡的命运,它是一个独异的精神个体,孤独、挣扎、嚎叫、绝望最终死亡。

需要注意的是,《孤独者》的互文性,不仅仅体现在某一个词、某个意象的重复,而且体现在三个人“孤独者”宿命循环上。祖母一生寂寞,魏连受的劝慰不能改变她的现状;魏连受一生孤独,叙述者“我”的劝慰同样不能改变他的人生;祖母死后受到空洞虚假的仪式同样也送给了死后的魏连受。然而,“祖母—魏连受—叙述者”三者命运不是简单的重复,他们是有差异的:祖母多是生活处境上的寂寞(是一种由外向内放弃的精神向度),

魏连受更多的是精神上的孤独(是一种由内向外妥协的精神向度);魏连受和“我”也有很大的不同,用魏连受的话来说:“但我想,我们大概究竟不是一路的”魏连受在孤独的煎熬中选择了“死”,而叙述者“我”在孤独的挣扎中却依然不放弃人生道路的寻找:“我的心地就轻松起来,坦然地在潮湿的石路上走,月光底下。”叙述者“我”的“寻找—再寻找”道路与魏连受“异样—同化”的结局是一种纠葛在一起的多重人生的互文性体验,渗透了鲁迅的对社会处境与生存希望的终极思考。

二 魏连受与鲁迅小说人物的“孤独者”互文谱系

《孤独者》中的魏连受与《狂人日记》中的“狂人”、《药》中的夏瑜、《头发的故事》中的N先生、《长明灯》中的“疯子”、《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等一起构成了鲁迅小说“孤独者”谱系。有论者认为:“魏连受形象是鲁迅对孤独者谱系的最后总结”^{[5]23}无疑魏连受这个形象是鲁迅用力最著、挖掘体验最深的一个孤独者的形象,在他的身上既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黑”且“冷”的极度孤独的影子,也有鲁迅对知识分子和自我灵魂拷问的绝望体验。在这里,这几个“疯”、“异”的“孤独者”存在着文本间性。“疯”、“狂”、“异”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惯常世界的不同视角,给了孤独者们一个“疏者”的立场与眼光。西方学者瓦尔特·F·法伊特认为:“理解有两个基本方面:理解他者和疏者。”^{[6]97}他的意思是如果读者与他者完全一致,那么读者就失去理解的条件,结果也只有误读;读者如果跳出他者的框架,才能获得理解的权利。“疯”、“狂”、“异”是最适合用“疏者”化角度来解读的。

《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在他疯疯癫癫的日记中,道出了常人不敢说的话,看到了与普遍社会意识疏离的社会本质,我们不禁要反问:“狂人”是真疯还是假疯?当我们用“疏者”的眼光去解读他的时候,我们能更好的理解鲁迅利用“疏者”拷问“他者”的叙事努力与用心,这种“疏者化”视角同样适合《药》中的夏瑜、《长明灯》中的“疯子”、《头发的故事》中的N先生、《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孤独者》中的魏连受等。《药》中的夏瑜因为说了“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就被华老栓等人认为是发疯;《长明灯》中的“疯子”为了不再有蝗虫和疾病想吹熄屯上的长明灯,吉光屯上的老小认为是大逆不道;《头发的故事》中的N先

生在众人眼里是时常生些无谓的气,说些不通世故的话,但他却借用阿尔志跋绥夫的话道出了社会现实的真实:“你们将黄金时代的出现预约给这些人们的子孙了,但有什么给这些人们自己呢?”《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先前与“我”同在城隍庙里拔掉神像胡子,连日讨论改革中国的方法同“我”打起来,这在旁人看来是异样的。回到《孤独者》这个文本中来,魏连受的“异”来源于他对世俗观念的另类眼光,他祖母大殓时,起初他始终没落过一滴泪,乡人的态度是:“沉静了一瞬间,大家忽而扰动了,很有惊异和不满的形势。”当他像受伤的狼那样失声痛苦时,“这模样,是老例上所没有的,先前也未曾豫防到,大家都手足无措了”。当他以为活得有意义时,别人说他不通世故。他当上师长顾问,别人认为他交运和胜利时,他却认为已经真的失败了。

我们不如用上引的《狂人日记》《药》《长明灯》《在酒楼上》与《孤独者》作一个互文性的阐释。魏连受与“狂人”、夏瑜、“疯子”、吕纬甫一样,他们的独特的“疏者”世界都是冷静和理智精神的交汇,他们每个人所处的社会意识环境都具有文本共通性,我们可以将魏连受放置于“狂人”、夏瑜、“疯子”、吕纬甫所处的任何一个生存环境,能得出可预见的结论:在“狂人”所处的环境中,魏连受在被别人吃的情景下同时也在吃着别人;在夏瑜所处的境遇里,等待魏连受的是被人杀掉而他的血成为别人的“药引”,也会吃进肚里,“却全忘了什么味”;在“疯子”所在的世界里,魏连受同样可能的被关起来,而蝗虫和疾病将在屯上和他的周围蔓延;在吕纬甫身处的语境中,魏连受也会像一只苍蝇飞了一小圈子,又回来停在原地点,在颓唐消沉中无辜消磨着生命。同样“狂人”可以与魏连受、夏瑜、“疯子”、吕纬甫互换环境,以上说到的所有个体都可以互换类推,由此,我们能得到这样一个启示:这可怕的人间社会(社会文本)能套用到任何人(个体文本)的生存经验中,社会文本与个体文本的互动关联就产生了相互参照、彼此指涉的文本间性,在这个系统中,不同的审美物象承载的审美意象跨越了单一文本的界限,具有前后互补、对接和相互渗透的特征,因而具有整体的一致性。

三 《孤独者》对前文本“魏晋名士”与“零余者”的互文利用

互文性是指一个具体的文本与其他具体文本

的关系,尤其是有本可依的引用、套用、影射、抄袭、重写等关系。在魏连受身上很容易看到魏晋时名士的痕迹,魏连受的个性酷似嵇康、阮籍,王瑶对此早有说明。^{[7]21-22}小说开篇写魏连受为祖母送殓,“始终没有落过一滴泪,只坐在草荐上,两眼在黑气里闪闪地发光。”当大家都快快地、似乎想走散时,“忽然,他流下泪来了,接着就失声,立刻又变成长嚎,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嚎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这让我们想起了魏晋时代的阮籍母终时的情形:

母终,正与人围棋;对者求止,籍留与决赌。既而饮酒二斗,举声号,吐血数升。及将葬,食蒸肫,饮二斗酒,然后临诀。直言:“穷矣!”举声号,因又吐血数升。毁瘠骨立,殆致灭性。裴楷往吊之,散发箕踞,醉而直视;楷吊唁毕便去。或问楷:“凡吊者,主哭,客乃为礼。籍即不哭,君何为哭?”楷曰:“阮籍既方外之士,故不崇典礼;我俗中之士故以轨仪自居。”时人叹为两得。(《晋书·阮籍传》)

同样是面对亲人的去世,魏连受从开始“始终没有落过一滴泪”到“失声的长嚎”与阮籍从开始的“围棋决赌”到“吐血数升”的行为很相似,他们桀骜不驯、狂放怪异的个性在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形成了对接性的“互文”。当然这和鲁迅对魏晋文学的特殊的感觉是分不开的,难怪刘半农向鲁迅赠送了“托尼思想,魏晋文章”的联句,^{[8]40}也难怪曹聚仁称他是“千百年后的嵇康、阮籍的知己”。^{[9]179}这种对外文本的借用是为了更全面地说明“孤独者”命运的历史记忆的前缘与现实传承的根基。其实魏连受身上何尝不有几分鲁迅的影子,同样是“黑”、“冷”的外形,短小消瘦的身材,孤独的坚毅的灵魂体验。这个形象已经成为一个外延很广的开放性的语言符号了,也是产生文本间性的一个重要原因。

《孤独者》还引用了另外一个外文本《沉沦》来参与社会的讨论:

使人不耐的倒是他的有些来客,大抵是读过《沉沦》的罢,时常自命为“不幸的青年”或是“零余者”,螃蟹一般懒散而骄傲地堆在大椅子上,一面唉声叹气,一面皱着眉头吸烟。

在这里,“《沉沦》”的引用不仅仅是小说情节推行的用意与选择,还是文本的社会文化指涉与作品的意蕴发生互文性增殖的要素。郁达夫的《沉沦》中的主人公是一个自怨自艾的“零余者”,

他们曾在民族身份(弱国小民)的心理落差中发现了自我,但无力守住自我,既敏感又脆弱,正如杨义评价的那样:“他们是有老人般的理智,青年般的感情和小孩子程度的意志。”^{[10][119]}“零余者”与“孤独者”内在的精神关联是显而易见的,魏连受比较喜欢亲近失意青年,他的性格与社会文化现象被放置在一个平台上讨论,他的周围的朋友(来客)的心理状态为魏连受人物刻画与行为结果设定了气氛与基调。魏连受何尝不是个“零余者”,但魏连受又不能郁达夫笔下“零余者”的翻版,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在带着期冀国家强大的愿望绝望地自杀了,魏连受的死少了几分自怨自艾,多了几分冷蔑与豁达:“安静地躺着,合了眼,闭着嘴,口角仿佛含着冰冷的微笑,冷笑着这可笑的死尸。”

这种互文性资源的利用和设置拓展了文本的想象空间,“文本意义”被串联到了一起,隐去了直露的正面的社会现实言说,增加了一些额外的蕴涵,文本与社会语境的整体相关性大大加强了。

四 “孩子”话题的讨论与鲁迅“孩童观”互文引证

魏连受起初是非常喜欢和疼爱“孩子”的,房东的孩子们总是互相争吵,打翻碗碟,使得人头昏。但魏连受一见他们:“却不像平时那样冷冷的了,看得比自己的性命还宝贵。听说有一回,三良发了红斑痧,竟急得他脸上的黑气愈见其黑了”。魏连受还和“我”就孩子的好坏进行了争论,他的观念是“孩子总是好的,他们全是天真……”“大人的坏脾气,在孩子们是没有的。后来的坏,如你平日所攻击的坏,那是环境坏的。原来却并不坏,天真……。我以为中国的可以希望,只在这一点。”“孩子”是鲁迅思想中一个重要的真美的意象,他曾说过:“童年的情形,便是将来的命运。”看他的文章如《故乡》《社戏》《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阿长与〈山海经〉》等,我们能感受到鲁迅对童年天性的那份美好向往和肯定。鲁迅曾以孩子为例戳穿成人的乌托邦:“凡一个人,即使到了中年以至暮年,倘一和孩子接近,便会踏进久经忘却了的孩子世界的边疆去,想着月亮怎么会跟人走,星星究竟是怎么嵌在天空中。但孩子在他的世界里,是好像鱼之在水,游泳自如,忘其所以的,成人却有如人的鳃水一样,虽然也觉到水的柔滑和清凉,不过总不免吃力,为难,非上陆不可了。”^{[11][35]}他还说:“我幼时虽曾梦想飞空,但至今

还在地上……正如沾水小蜂,只在泥土上爬来爬去……自有悲苦愤激。”^{[12][3]}面对着“吃人”的社会,鲁迅发出“救救孩子”的呐喊,这种呐喊基于“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他曾遵循着以幼为本的人生选择:“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13][130]}但一如魏连受所说,环境也是影响孩子天性的主要原因,在《故乡》中,“我”和少年闰土当年亲密无间,母亲提到他,“我”似乎看到美丽的故乡了。与闰土重逢时,他的一声“老爷”将两人的之间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这都是社会环境造成的,更可悲的是后辈的宏儿和水生也在步着后尘。

可是孩子真得是那么“天真”吗?魏连受后来看到了“天真”的变化:

“想起来真觉得有些奇怪。我到你这里来时,街上看见| 个很小的孩子,拿了| 片芦叶指着我道:杀! 他还不能走路……”

这种情景不止一次的出现在鲁迅的文章中:

最小的| 个正玩着| 片干芦叶,这时便向空中| 挥,仿佛| 柄钢刀,大声说道:

“杀!”(《颓败线的颤动》)

| 个赤膊孩子擎起他玩弄着的苇子,对他瞄准着,将樱桃似的小口| 张,道:

“吧!”……

赤膊的还将苇子向后| 指,从喘吁吁的樱桃似的小嘴唇里吐出清脆的| 声道:

“吧!”(《长明灯》)

《孤独者》《颓败线的颤动》《长明灯》三个文本中的“孩子”意象有着互文的对话关系,虽然三者的情状有别,但我们不妨这样设想,同一个(群)孩子碰到三个不同的个体:视孩子比自己性命还重要的魏连受、含辛茹苦养育小孩的母亲、敢于行动为民(包括小孩)造福的疯子都拿着杀人的武器,并且喊出了杀声。这杀声充斥了敌意和残酷心理让寄予厚望于孩子的主体信念彻底崩溃,孩子天性美好也只是一道幻影,这印证了叙述者“我”反驳魏连受认为孩子天真时所说的话:“不。如果孩子中没有坏根苗,大起来怎么会有坏花果?譬如一粒种子,正因为内中本含有枝叶花果的胚,长大时才能够发出这些东西来。何尝无端……”在孩子的喊杀中,曾寄希望于“天真”孩子的魏连受遭受了沉重一击,也产生了对人性的根本性怀疑:“……都不像人!”“……哈哈,儿子正如老子一般”,这反映了鲁迅“启蒙”深刻的一

面:人之所以变坏除了有社会环境影响的因素(如《狂人日记》中所说的“这是他们娘老子教的!”),更主要的原因是孩子身上的“坏根苗”、“劣根性”。也体现了他思想意识逐步成熟,难怪后来在一篇杂文里他写道:“总而言之,现在倘再发那些四平八稳的‘救救孩子’似的议论,连我自己听去,也觉得空空洞洞了。”^{[14] 457}这也成了鲁迅“改造国民性”的一个逻辑起点。

通过前文的论述,我们不难看出互文性研究在文本阐释上的增殖作用:打破了文本固有的边界,突破单一文本狭小的研究空间,弥合了文本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界限,使文本处于一个庞大的网络体系之中,构成了一个文本对另一个文本的引证与参照关系。以达到“从远处注释一种前景(一种由片段带来的前景,一种由其他文本、其他编码引起的前景)”^{[15] 162}就《孤独者》这个个案来说,通过“反应阅读”,在一个互文的参照系中,围绕着“孤独者”这个语言形象,我们在文本内与外、文本和历史语境中找到了共通点和基准点,这也反映了鲁迅创作手法上的一种革新:在一个阔大的文化空间里,打乱和粉碎时间的束缚,设置些或大或小的意义单元,文本的统一逻辑性不在于时间关系中,而在于意义扩展的空间范畴中。“孤独者”意象、生存状态与意义、“孩子”的天性等意义单元并置于文本的时间流中,鲁迅将社会符号、历史语境、语言形象进行了互文性的空间编织。因此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具有多维文化色彩的语义空间和人物谱系。由此,个性的塑造转为类性的延伸了。鲁迅小说创作的这种崭新时空观为互文性研读提供了平台,在一个庞大的空间文化网络中,情节在时间流中的衍变被淡化了,而文本参与社会历史和现实人生的讨论的深度和力度强化了。

参考文献:

- [1] 罗 婷. 克里斯特瓦的诗学研究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 [2] 秦海鹰. 互文性理论的缘起与流变 [J]. 外国文学评论, 2004(3).
- [3] 巴赫金. 长篇小说的话语 [M] // 巴赫金全集: 第 3 卷. 白春仁, 晓 河, 译.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8
- [4] 米兰·昆德拉. 被背叛的遗嘱 [M]. 孟 湄,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 [5] 薛 毅, 钱理群. 《孤独者》细读 [J]. 鲁迅研究月刊, 1994(7).
- [6] 瓦尔特·F·法伊特. 误读作为文化间理解的条件 [M] // 乐黛云, 张 辉. 文化传递与文学形象.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 [7] 王 瑶. 论鲁迅作品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 [M] // 鲁迅作品论集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 [8] 孙伏园. 鲁迅先生二三事 [M].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0
- [9] 曹聚仁. 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 [M]. 北京: 三联书店, 1986
- [10] 杨 义. 中国现代文学流派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8
- [11] 鲁 迅. 看图识字 [M] // 鲁迅全集: 第 6 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 [12] 鲁 迅. 华盖集·题记 [M] // 鲁迅全集: 第 3 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 [13] 鲁 迅.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M] // 鲁迅全集: 第 1 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 [14] 鲁 迅. 答有恒先生 [M] // 鲁迅全集: 第 3 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 [15] 罗兰·巴特. 罗兰·巴特随笔选 [M]. 怀 宇, 译.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5

(责任编辑: 黄声波)

(9) **Present Situation of Rural Retail Trade and Strategy of Developing Rural Chain Supermarkets**HOU Qing-lin¹, HUANG Jie-hu¹, TIAN Ying² (059)

1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Hunan 412008 China; 2 Bureau of Business Zhuzhou Hunan 412007,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furthering of China's reform, to develop rural retail market is necessary for enterprises to maintain their existence and realize their development when intense competition arises in cities.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nomy provides an opportunity and conditions for building rural chain supermarkets.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chain supermarkets can be promoted by reasonable planning and layout, guaranteeing the quality of commodities, cutting down the costs, bettering marketing and providing characteristic service and good technical support.

Keywords retail trade; country chain supermarket

(10) **On the Intertextual Features of LU Xun's Novel—"A Person in Loneliness"**

WU Xiang-yu (070)

School of literature, Wu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2, China

Abstract "A Person in Loneliness" contains rich connotations. Through an intertextual study,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three characters' lonely destiny forms an intertextual cycle; WEILian-shu is actually a member of the intertextual family of the solitary souls portrayed by LU Xun in his other novels. "A Person in Loneliness" makes an intertextual use of his former texts *Wei Jin Min Shi* and *Ling Yu Zhe*; the discussion on "Children" in the text is an intertextual quote of LU Xun's outlook on children. The multidimensional image of the language, the semantic structure of the text and the paradigm of intertextual symbols are constructed under a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network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is and other texts, texts and cultural context.

Key words A Person in Loneliness; intertextuality; semantic network

(11) **The Release of Different Splendor—A Comparative Study of ZHANG Ailing and ZHAO Shuli's experience of popularity in 1943**

PENG Lin-xiang (075)

School of Literature, Wu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2, China

Abstract ZHAO Shuli and ZHANG Ailing ascended literary circle almost at the same time in 1943, showing the strong vitality of "popular literature". This paper makes a study of their experiences of popularity through comparing their writing strategies, publications and attitudes towards reactions from different circles. To some extent, they integrate the "popular literature" into the New Literature of the 1940s.

Key words ZHAO Shuli; ZHANG Ailing; 1943; popular literature

(12)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New Wen Fu in Early Tang Dynasty and the Prose Fu in Han Dynasty**

HE Yizhan (079)

School of Literature,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8, China

Abstract There has always been a debate on the inchoation of Wen Fu. The prose Fu in Han dynasty and the new prose Fu in early Tang dynasty are in fact all prose-style Fu. However, in sentence patterns, rhyme and tone, modes of narration and shade of lyric, the Fu styles are variant. And only from SMA Xiangru's *Zi Xu Shang-Lin*, LU Zhao lin's *To Answer the Older's Questions*, LUO Bin-wang's *To Answer Heckling*